

巴黎 四重奏

〔英〕琼·里斯 著

刘明正 译



巴黎四重奏

〔英〕琼·里斯 著

刘明正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QUARTET

by

Jean Rhy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29

巴黎四重奏

[英]琼·里斯著

刘明正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2插页 113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

ISBN 7-5059-1412-X/I·989 定价：2.55元

那是十月份的一个下午，大约五时三十分，玛娅·佐利走出拉韦尼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地处蒙帕纳斯大街。那是一条高雅、豪华的大街。她在那里停留大约一个半小时，喝了两杯浓咖啡，吸了六支粗丝烟叶卷的香烟，浏览了一周的《天真汉》。

玛娅是一个金发女郎，个子不很高，身段苗条。脸庞宽大，颧骨突出，嘴大，细长的眼睛斜向两鬓，显得十分俊俏，但却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美。圣密歇尔大街和蒙帕纳斯大街上，常常有些衣衫褴褛的青年悄悄地挨近她，煞费心地用一种什么人都不懂的齷齪的语言缠着她闲聊。当他们闹得太不成体统时，她便以一种疏远的方式笑着用英语回答：

“非常抱歉，我不懂你的话。”

她横垮马路，拐弯到了勒内大街。她一边走，一边想，“这条大街多么象图腾法院路——简直是把图腾法院路搬了过来。”

这个念头顿时使她感到沮丧。为了摆脱此种心情，她停住了脚步，用眼睛注视着商店橱窗里陈列的红色绸带。她身后的一个人说：

“你好，佐利太太。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德索拉小姐是一个高个子女人，面孔削瘦，宽宽的肩

膀，她警觉地站在那里，低头望着她。玛娅回答：“你好，我没有干什么。老实说，我有些郁闷。”德索拉小姐提议说：

“到我的画室坐一会吧。”

德索拉小姐是一个画家，一个狂热的苦行主义者。她住在贝尔福德狮子像背后的一条街上。她的画室座落在一幢高耸的大楼的后面。邻近的主妇们都去那里洗衣服。那里是一个平静的地方，白色围墙，到处散发着腐烂菜叶的臭气。这位画家解释说，这个一年四季卖菜的小贩把菜库建在院子里，她还说，这个女菜贩是看门人的小姨子，抱怨也没用。

“气味有时实在难闻。坐到火炉旁边来，今天冷。”

她打开一个大碗碟橱，取出一瓶杜松子酒，一瓶苦艾酒，两个杯子和一个纸板盒，里面装着画。

“这份东西，是我今天早晨买来的。你猜都是些什么？”

在酒精的刺激下，玛娅觉得这些画都很美。一群女人，肌肉丰满，各种姿势，引人注目。

“那个男人是匈牙利人，”德索拉小姐解释，是刚才挂上去的，那个地方曾经挂过托洛茨基的肖像。它是赫德勒的新发现。当然，你认识赫德勒，他是个英国画商。”

玛娅答道：“我在巴黎，一个英国人也不认识。”

“不认识？”德索拉小姐说，露出诧异的样子。然后她又急忙加了一句：“对你来说，那该多好呀！”

“你这样想吗？”玛娅将信将疑地反问她的。

德索拉小姐向她发誓，她是那样想的。

“我认为，一个人住在巴黎，就该躲避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然的话，住在巴黎的好处是什么呢？当然，这不是容

易做到的。无论怎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更难了；不过，当然了，你丈夫是一个法国人，是吧？”

“不，”玛娅说。“他是波兰人。”

德索拉望着她，想：“她当真已经与这个叫佐利的男人结婚了吗？我不清楚。她是一个可以作装饰的小女人——作装饰，真可怜，我一定让她同意我的看法。

她开始争论说，大部分英国人有一种不真实的东西。

“他们戴着手套对待生活，在某些事情上，他们始终装腔作势，当然是把自己装扮成相当好而正派的人，不过也……”

“每个人都装腔作势，”玛娅心里这样想。“法国人只在不同的事情面前，尽量装得不露声色。她在这里住得与我住得一样久时，她会了解的。”

“住得时间与我的一样久，”她在巴黎已经住了四年，似乎是很久很久了。

“英国人……”德索拉小姐继续以一种武断的腔调说。

六角钢琴发出的沉闷声音从画室前面的庭院传来。一个男人在认真地用力弹奏《是的，我们没有香蕉》，这是一首未经认可的乐曲，听起来，很让玛娅伤感，犹如她从前在那些狭窄的林荫道上散步时，目睹着正在出售的劣等化妆品、旧书摊、廉价帽店、浓妆艳抹的女人、粗声粗气的男人经常出入的酒吧以及接生的房屋……的心情一样。

这类街道，在蒙帕纳斯比比皆是。这类街道出奇的长，走起来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沃吉拉德就是其中的一条，玛娅从未到过这条街的尽头。总的来说，这条街是非常热闹的，你只有向前走到格里奈时，才能拐进旁边的街道里……

就在这一天的前一天，她在大街上遛达时，发现了一个很吸引人的饭馆。店里没有老板娘，但是男老板却打扮得花枝招展。该红的地方他涂了深红，该玫瑰色的地方他涂了玫瑰色。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店里坐满了戴帽子的男人，他们互相寒暄。一架留声机不停地唱，一条美丽的白毛狗在柜台下面站着，人们管它叫扎扎，把啃剩下的肉骨头扔给它，它疯了似的乱吠。

斯蒂芬极不愿意在这种污秽的大街上散步，玛娅尽管觉得他反复无常，但在一般情况下，她还是顺从着他，孤孤单单地在宇宙旅馆的客房里消磨几个小时。不是她不喜欢孤独，恰恰相反，她手边有书，谢天谢地，有许许多多的书，各种类型的书。

有许多时候，她意识到，她的存在虽然使人愉快，但只是偶然的。实际上这是因为缺少协调的基础，缺少牢靠的基础。在廉价的蒙玛特旅店里，一间卧室，一个阳台和一个卫生间，不能算是良好的设备。

这时，德索拉小姐谈完了她那迷人的话题，她不说话了。

玛娅说：“是呀，一个英国人都不认识，实在有点孤独。”

“可不是吗，”德索拉小姐回答，“这是不是你不能行动的原因，今天晚上你打算做什么？咱们到勒夫兰克家去，见见赫德勒夫妇，你一定听说过他们了。”

“从来没有。”

“没见过休·赫德勒？”德索拉小姐吃惊地说。

她继续解释说，赫德勒先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做了许

多好事，帮助年轻人，他有鉴别力。

“我相信，他们打算长住法国——冬天住在普罗旺斯，其他时间住在蒙帕纳斯——你懂得这类事情。他有点神经不健全，当然罗，人们都说——”

德索拉小姐没有说下去。

“无论如何，我喜欢赫德勒太太，她是一个非常明理的女人，这不是瞎说。在蒙帕纳斯，我喜欢的人有限，她是其中的一个。他们中大部分人……不过，滥骂人总不好，而且保持文明要比仁慈好。”

“好的多！”玛娅附和道。

“也不是说他们只是着魔似的恋着洗澡，染指甲。”德索拉小姐说。“对不起，”她站起来，点了一支香烟。“赫德勒太太也画画，可认为这儿的成百上千的女人以画画消磨时光，就太可怕了，你说对吗？”

她扫视了一眼她的简朴的画室。这个犹太女人渴望平静生活的热情，在眼睛里暴露无遗。

“好吧，”玛娅回答，“我愿意去。不过，我得打个电话，告诉斯蒂芬，我的丈夫。电话在哪儿？”

“去水牛咖啡馆打电话。等一下，我得先蹬着椅子把煤气拉出来。我这位可恶的女房东没有装电灯。老实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尽管这里的气味有时太难闻。那边那个头，在这种光线中显得还不坏，是吗？”德索拉小姐若有所思地说。

勒夫兰克夫妇开一个小饭馆。它地处蒙帕纳斯大街正中央，蒙帕纳斯一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瘦骨嶙峋的斯基的

那维亚人和荷兰人，经常光顾这个饭馆。

男老板是外省人，和蔼可亲。女老板乐呵呵地坐在柜台后面。她长得温柔、强健，九十年代的身条，九十年代的发型，腰部很细，臀部突出，长长的黑发在她的圆圆的头顶上绕成一个馒头形状。对一个累得疲惫不堪的男人来说，她可算得上是一种调节剂。赫德勒夫妇坐在这间屋子里头的一张桌旁。

“晚上好，”赫德勒太太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子式的声音问候，露出对人漠不关心的态度。

“再来两杯苦艾酒！”赫德勒先生对女老板说。

他们显得爽快，强健。的确，赫德勒先生非常强健，无论如何，也很难看出他患有神经分裂症。看起来，任何事也压不垮他。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约四十五岁，两肩宽大，高鼻梁，两只手又短又宽又厚实，每个指关节处都有胖窝，脸部表情发呆。他的浅蓝色的眼睛看上去聪颖，但奇怪的是他的眼神却隐含着愚钝——甚至显得有些蛮横。

“我想，他一定是被琐事弄得很烦恼，”玛娅想。

赫德勒太太比她的丈夫小许多岁。她的身段矮胖，皮肤黝黑，富于英国切尔塞一带的乡土气。她很自信，头戴一顶周边下垂的圆毡帽，将多半脸遮掩住。她默默地坐在那里，听着德索拉小姐谈论画室太小什么的。然后突然对玛娅说：

“我和H·J·赫德勒总是认为吃是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就是这么认为，你说是吗？无论如何，吃是一件少有的乐事，不致于让你扫兴。”

她的眼睛很美，纯褐色，长长的睫毛向上翻起，可是令

人不解的是，她那双牵动人心的眼眸里缺少光泽。

“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青年女子，”这双眼睛说。“你不要寻摸我的短处，甬想。”玛娅寻思着，或许她只是欣赏她的肉饭罢了。

德索拉小姐此时比以往更显得象一个苦行主义者，她附和着谈吃说喝是乐事。他们谈吃、烹调和英国，最后，他们以第三者的口吻谈到玛娅，好象她是一个新奇的动物，或者不管怎么说，他们觉得玛娅犹如一个迷路的小动物——一个完全离群的动物。

“可你是一个英国人——难道我说的不对？”赫德勒问她。他陪伴她，沿着大街向前走。他小心翼翼地把头向后仰。

玛娅告诉他，她是一个英国人。“不过，四年前，我就离开英国了。”

他问：“你一直住在巴黎吗？”然后不等她回答，他急忙又说：“路易丝和德索拉小姐去哪儿啦？噢，她们在那儿！我去一下，盖伊也许在那里，路易丝那边。”

他走进杜多姆咖啡馆。

“这儿真可怕，是不是？”赫德勒太太说。

玛娅站在门口，望着里面令人沮丧的、挤得满满的人们，点头说真可怕。

赫德勒出现了，他轻轻地喘了口气，焦急地说：

“他不在这儿，我们到平台上去坐坐，在那儿等他。”

平台上空无一人，有些凉，但谁也没有表示异议。他们坐下，要了咖啡和白兰地。

玛娅已经冻得发抖。她喝下白兰地，发觉自己既兴奋又好奇地正在凝视赫德勒太太。

赫德勒太太是一个强悍、肤色黝黑的女人，她袒露的胸部象她的脸一样幽暗。她身上有一种乡土气息，有一种农民素质。她的嘴很大，嘴唇也很厚，但不是不灵活。她有一个奇特的习惯：当赫德勒先生对她讲话严厉时，她就畏缩，半个脸皱在一起震颤一会，很象一个受伤的动物。

“我发誓，这个男人有时很残忍，”玛娅在心中这样寻思。正当她头脑中装着这个念头时，她突然感到他的手沉甸甸地落在她的膝头。

他看上去慈祥，安稳，身体特别强壮。他那淡蓝色的、安详的眼睛察看着蒙帕纳斯大街上每一个行人的面容，他那只充满占有欲的大手，象一个铅锤，重重的压着她的膝头。

这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太可笑了，不要怕，为什么要惧怕呢？

她做了一个谨慎而有决心的动作，那只大手撤走了。

“这儿真冷，”赫德勒温和地说。“咱们到赛利克酒吧去，怎么样？”

玛娅回到科希安路的宇宙旅馆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她摸黑爬了五段没有铺设地毯的楼梯，推开卧室的房门，贪婪地搂住她的丈夫。与保养得胖胖的赫德勒相比，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格外瘦削。

“啊，玛杜^①，”他说。“你回来得太晚了。”

① 玛娅的昵称。

他们的卧室很宽敞，但天花板很低。条纹壁纸褪了色，但并不令人生厌。一个黑色的大衣柜正对着一张黑色的大床，其他家具陈设在角落里，已经破旧不堪。一扇狭窄的小门通向一间又小又黑的化妆室，地板上没有铺地毯。

“我刚刚回来，”斯蒂芬说。

玛娅说：“噢，事情办妥了吗？”当他回答“是的”时，她没有再问他别的事情。

斯蒂芬不喜欢人向他提问，而且追问他太急时，他就说谎。他仅是说谎，并不花言巧语，或者施展花招，但态度很不耐烦，心不在焉。因此，很久以来，玛娅就停止了向他提问的习惯，因为她粗心大意，生性懒散，而且这一次外出玩耍，是她平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快乐。

你必须明白，玛娅并不是突然的不管不顾地从平静的舒适生活中被拖进蒙玛特的漩涡中，丝毫不是这样。说真的，她已经习惯了不稳定、没有良好条件的生活了。

婚前，玛娅在阿尔贝托·普兰西第一巡回演出团做了几年事。那是一种奇特的生活：脾气不好的女房东，洋葱晚餐，化妆室里的杜松子酒，星期日在火车上染指甲，永恒的讨论着男人（“猪猡、宝贝儿、下流坯”）；歌舞团的人了解男人们的一切，迅速准确地判断他们。

玛娅早就盼望扮演一个光辉的角色——那时她才十九岁——要表现伦敦的昏暗和奇特的背景。她求教过戏剧代理人，她曾用颤抖的声音唱了一些什么。戏剧代理人是一个矮胖、疲倦的男人，眼睛向上看了向下看，然后颓丧地说：

“好了，好了，你不是泰特拉齐妮^①，对吧，宝贝？请不要介意，做几个动作。”

她照要求做了。这个矮胖的男人瞧了瞧站在钢琴后面的另一个男人，看起来，他好象是阿尔贝托·普兰西的经理。两人微微点点头，拿出一份合同书，让她填写。

“我说小姐——你怎么称呼你自己？玛娅·休斯小姐，

^① 泰特拉齐妮（1871—1940），意大利最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以后就叫艺术家吧。”

条款二十八：不上戏，没报酬。

第二天，她第一次参加排练，听着乐队指挥不满地高声叫喊：“右边的女高音，左边的女低音。”

阿尔贝托·普兰西先生有一只鹰钩鼻子，大腹便便，生着黑黑的长胡须。他监看排练，偶尔作点简短发言，有时的发言类似：

“女士们，先生们，此剧需要勇气！”

他吓坏了玛娅，他只要一靠近玛娅，她的腿就发抖。

有时，玛娅对她自己所受的令人惊讶、甚至令人吃惊的待遇做出反应。她说，在代价不高的前提下，她乐意寻求生路。所有人都不再往下争辩了，一致认为她说的很妙，讲得的确很好。因为玛娅的亲戚，尽管都是尊贵的人，适宜推荐（甚至人们还会说是些很好的人），然而他们都挣扎在贫困线上。贫穷就是妥协的根由。

她就是这样留下來的。消极渐渐代替了她从前喜欢的冒险。经过长期的痛苦磨练，她学会了讲话要象一个合唱团的姑娘，穿衣要象合唱团的姑娘，思想要象合唱团的姑娘——在每一点上，都要象一个合唱团的姑娘。此外，她仍旧感到不够。她孤独，害怕孤独，仇恨孤独。她瘦了。她开始在忧郁、无精打采的心境中过着艰难和单调的生活。

一座座不景气的城市完全相似，一群群发呆的人们也完全相似。她发现一个人那样流浪很久，小心翼翼掩饰着本来不是人们期望的生活，一点都不是的那种生活。

二十四岁时，她害怕了，想象着自己变老起来。那时她住在伦敦，没有工作，遇到斯蒂芬·佐利先生。

斯蒂芬是一个大约三十三岁或三十四岁的男人，身材不高，苗条，温柔，有一双敏捷明亮的褐色眼睛，待人热情但不坦率。他讲一口漂亮的英语，音调刺耳，而且（当他处于神经质状态时）带些美国腔。

他告诉她，他是波兰人，住在巴黎。他觉得她很漂亮，希望与她结婚。他还告诉她，他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

“啊，你推销画。”她说。

“画和其他东西。”

玛娅已经痛苦地学会了一些谨慎的生活经验。她告诫自己，这个陌生的男子可能是一个坏家伙。但是当她和他在一起时，她却感到意外的平静，好似生活毕竟不是一种特别的混沌状态，也好像他对她说：“喂，我完全了解你，我对你的了解远远胜过你对自己的了解。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我能使你幸福。”

他这样自信，如此坚定；他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一种令人难以应付的头脑，或许令人不知所措，叫人烦恼，令人生疑。不过，无论怎样，在所有料想得到的地方都存在这种人。绝大多数人对这类人感到棘手，他们得摸索试探，保持缄默，他们言不尽意，满脑子偏见与无常，轻蔑与耻辱，甚至于无所适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感到空虚，犹如向空中迈出一只脚，不知落在何处。但是，他好也罢，坏也罢，佐利先生确实存在，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无疑。她对她的穿着打扮进行权威的品头评足，他迷惑了她。他说，她的胳膊太细，她有一种斯拉夫人的体型和优美的轮廓。他还告诉她，如果她有了幸福，受到钟爱，会变得美丽迷人。幸

福、钟爱、迷人——都是富于魔力的字眼，而且他知道他在谈什么，玛娅看得出来。

至于佐利先生，则从她疲劳、幻灭和青春晚期的神色中，从她充满了不悦的眼帘中，从她悲哀和不知不觉跌进的无依无靠的处境中，得出他自己的结论。但是他没有资产阶级的偏见，或者说，他认为他是而且一直是靠感情冲动行事，尽管总是以一种谨慎的有条理的方式。

他们在索霍吃了午饭，玛娅吸完了一支香烟后说：

“你可晓得，我没有带钱，我一无所有，分文不名。”

她说这话，是因为他正拿着燃烧的火柴向前低着头，对她谈起了有关奇纳·奥德莱的那个小提琴手的事情。

奇纳也是普兰西先生巡回演出团的，她被一个高高的、漂亮的青年深深爱着。他有一笔很大收入，且有一个诱人的嗓音。他富于骑士气质，同他母亲闹翻了。因为他母亲认为他与合唱团的姑娘鬼混，没有荣誉可言。他俩结婚了。

然后奇纳无情地任意抛弃了这个优秀的青年，又秘密与曼彻斯特咖啡馆的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小提琴手结婚。她在巡回演出休息时，去寻找她丈夫的电报：“请立即寄五英镑，安东尼奥。”或者这类的电报。她的这种经费开支，使她的手表进过许多当铺，然后再赎出来，经常是这样。“这真是活该，是不是？”其他的姑娘们异口同声地这样说。

“没钱，分文没有，”玛娅又说了一遍。“我父母都过世了，我姑妈……”

“我晓得，你告诉过我，”佐利先生打断她。很早以前，

他机敏地向她问起过一些问题，问出了一切可以问出的有关玛娅亲属的情况。他发现无论玛娅的处境怎样，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他发现有时英国人的家庭观念太奇怪了，他只是没有作声罢了。

“真遗憾，”佐利先生说。“我想，一个女人有钱才算较好，对她来说才算安全。”

“我现在穿的这身衣服还欠着帐呢，”玛娅告诉他，因为她决心把情况完全摊开。

他告诉她，第二天他们去付款。

“你欠多少钱？”

“不值，”当她向他说了之后，他冷冷地说。“我不是说这衣服难看，我是说这衣服的式样不好。我想你的服装设计骗了你。”

玛娅深感烦恼，不过倒也把这话记在心中。

“你知道——与我在一起，你定能感到幸福，”他继续劝她。

玛娅回答，她想大概会的。

六月的一个下午，烈日炎炎，他们到了巴黎。

斯蒂芬告诉玛娅，他在蒙玛特住了十五年，不过，他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仅只认识几个人。有时候，他带她去光线昏暗的咖啡馆，会遇到一个相貌奇特的老人或一个衣着漂亮的青年人。玛娅就坐在散发着霉味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呷吮了冰块的啤酒，听着没完没了的叽叽喳喳：“绿色靠垫上的少女——第一部译著——真实可靠的文献——女皇欧也妮的项链……”